

秋光盈盈，秋风飒飒。车子沿着古陈公路，在青峰翠峦间惬意地游走。约莫半个时辰，一片豁然开朗的景象扑面而来。右首的山岭下，一排排簇新的农家小楼齐筒素白，赏心悦目。举目环顾，群山俯首，竹涛呢喃，真的是心舒气爽。

“真正是家在风景中了！”

虽然早有耳闻，但是小坞村移民安置点如此怡人的环境还是令我惊讶，不免对老金生出“嫉妒”之意。

老金，大名金涵年，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75岁，小坞村唯一还在从事竹艺编织的老一辈手艺人。

虽说“嫉妒”，尊敬的心意却是一点不少。

“金老在吗？”

“在。”

在左边院门的背后，一个老头正在埋头做着手里的竹编活，听见我的招呼，抬头站起身来。

一脸憨厚的笑。

中等个头，黝黑肤色，两鬓微白。衣着极其简朴，脚踏一双解放鞋。就像从地里长出来似的，朴实得像一畦农田，精神得如一竿青竹。

老金的身后是一栋簇新的三层农家小楼，背倚悠悠青山，面向波光粼粼的月潭湖。孙儿孙女嬉戏欢笑，堂前屋后串来串去。看来，老金的乐不仅是因为我这个外人的到来。

说起老金做竹匠，他陷入了回忆，毕竟那是62年前的往事了。一件事，做了62年，同辈人都歇业了，你不能不对老金肃然起敬，刮目相看。

老金12岁跟祖父亲学竹编手艺，算是正式入了这个行当。他的父亲，绝对是个机灵人，瞅了几眼竹匠

活，自己一琢磨就学会了竹编手艺。这份灵气被老金完美传承，先跟父亲学，后随姨夫半学半工，两年后，就能到休宁岩前、东亭、涓桥揽活挣工分了。在大集体的年代，生产队会组织村里的手艺人外出揽活挣钱，做满了队里每月定额的任务天数，超出天数的收入就归个人。定额任务，生产队给个人每天记12个工分，年终分红。

“12个工分是集体里最高的，做农活的壮劳力才记10个工分。”老金补充道。

当时的竹匠活主要是编竹篾、竹篓、畚箕。在家家户户种田的年代，农业生产用具需求量大，消耗也大。光竹篾每家就有三四张，破了还要补，编一张竹篾要8个工，竹匠是很吃香的手艺人。

“做竹匠副业创收，一天能挣四五角钱。虽然不算很多，但比起种田还是强了不少，还受人待见！”老金很低调，但话里话外还是流露出那么一点自豪。

手艺吃香，学徒的人就多。最多的时候，小坞村有40多位竹编手艺人。正是因为这这么多的竹匠，上世纪七十年代公社成立了竹业合作社，入了竹业社，可以转居民户口，发工资，旱涝保收，但够不着条件，算是一件遗憾事。

八十年代分田到户，农业生产用具需求更加旺盛，老金更忙了。

老金的儿子金新华插话道，“我小时候，时常有人上门请父亲去家里上工，客气得很。”

“哦？怎么这么客气？”我问。

“一天要吃四餐，三个正餐加点心。点心有鸡蛋、包子。”

“不错啊……”我笑。

“桌上放一包烟，上工抽。”

“还有呢？”我继续笑。

“下工了主家还会递上一包，给带走。”老金咧开了嘴，脸上的褶子都打开了。

“哈哈……”大家一起都乐开了花。

这段日子算是竹编手艺人的高光时刻，“吃香喝辣”好不自在，老金沉浸在美好的回忆里。

但是老话说：好花不开常，好景不常在。

“是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路的呢？”

九十年代中期，打工的浪潮席卷了乡村，年轻人都被带走了，种粮户大幅缩减，农业生产用具需求大幅萎缩，大批竹编手艺人歇业转行。

老金坚持了下来。问及缘由，三个字：“舍不得！”这是一个手艺人保持初心的庄重告白，简单却深刻，朴实又无华。

老金的坚守得到了回报。七八年

前，菊花产业迎来了大发展，焙烘时盛放菊花的竹帘，一时需求大增。老金每年都要编织五六百张，每张40块。老金的心又热乎起来了，忙里忙外，心里甜蜜蜜的。

随着烘焙菊花的方式由煤改电，竹帘失去了用武之地，竹编在短暂的红火之后再次归于沉寂。

如今，老金主要在承接一些农副产品批发商的活，什么物件好卖，就做什么。偶尔为上门的农户做个竹匾、竹焙烘，每天挣个八十块上下，够自己花。

院子里有几只新出炉的畚箕、竹匾，老金手上还编着一只竹篮。浅青筒白，让人心生欢喜，顿时就想看看老金的“现场直播”，如何将一根竹竿变成这些五花八门的物件。

“砍伐竹子的时机很重要。过了正月十五，竹子开始‘上汁’（分泌汁液），极易被虫蛀，这样的竹子要不得。七八月的竹子不再有汁液，立冬的竹子最好，一般会在此时集中砍伐，存够一定的量。”

老金老了，独自上山砍竹家人不太放心，有时是儿子陪着去，有时是老伴陪着去。砍下的竹子锯成段存放在竹棚里，用时骑电瓶车驮一段。放一点的竹子，就绑在板车上一路拖回来。

我想象着这样一幅场景：一个年

过七旬的老人，拖着那样一个长物，在村道上小心翼翼地前行、拐弯、避让，真的让人心生敬意，活到老，干到老，不服老。

锯好后的竹段需经劈竹、剖篾、过刀门、刮青、编织几个步骤方能制成成品。

老金操起一根圆竹段，劈成几片，示范说，这叫劈竹。

拿起其中的一片，从竹皮往里比画一定的厚度，呲溜呲溜地劈成青篾和黄篾，这是剖篾。青篾是带竹皮的织条，留下待用，黄篾弃之，用来烧火。剖篾有讲究，厚了不行，织条脆、易断。厚薄合适，织条的韧性才好。

织条剖几层根据编织的物件而定，竹篮、竹箩筐要剖四层，竹篾则要剖八层，十分考验手艺的精细。

过刀门。两刀夹一门，拽着织条从刀门中穿过，可以调整织条的宽度。

刮青。拽住织条在刮篾刀上来回拉扯，不仅能打磨光滑织条两面，还能控制厚薄度和弧度。我瞪大了眼睛仔细打量着刮篾刀，两面呈90度夹角，均有刀口，刀口上有几个宽窄不一的“丫”，最小把织条削成相应的细嫩程度。最小的“丫”仅有几毫米，刮出的竹丝细如面条，戏称“龙须面”。

“这还是六十年前在梅林找师傅

打的，60块钱，在当时不少钱呐。”

“一把刀跟一世？”

“可不是！也许人不在，刀还好的。”

老金坐在小凳上，开始编织。手指飞快，织条穿梭，竹篮渐渐成形。“这种篮子多少钱一只？”

“40块”。

“多长时间能做成？”

“半天，半个工。竹焙烘要做1天，卖100块”。

“太便宜了！”

老金带着4个徒弟，没有一个坚持到现在。做木匠、卖骨头汤，全都转了行。老金的两个儿子也没学。

“这门手艺以后怎么办？”

“失传，是迟早的事！”老金不紧不慢，却也淡然。

老金一年到头几乎不歇，从大年初四干到除夕。老了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做，这是一份快乐。老金享受着竹编给予的充实生活，同时也在快乐地坚守。

我请求老金去竹园砍一棵竹。老金举起砍刀，抬头看了看竹梢，眼光里有一种深长的意味。我抓住时机，摁下了相机快门。

回程前，特意去湖边走走。秋风起，湖水漾起涟漪，在广阔蔚蓝的天际下，深沉舒缓地向前流淌。水库建成后，古村遗迹都潜伏、沉睡了，静静地躺在月潭湖深邃宽广的怀抱，回避着世人的目光。

时代潮流浩荡，看似席卷了一些旧物，其实是换了一种方式将它们收藏。在看不见的时光深处，蕴蓄生机，默默生长。

老金挚爱的竹编手艺，也应该在其列吧。

遇见白鹭

□ 晚鸟

河中狭长的草甸上，生着低矮的紫柳，树下有茂盛的水草。虽已入冬，但那块小小的土地上依旧闪着绿光。往前数的十来天里，那儿住着一群白鹭。

当时，我骑车去单位，冒着迟到的风险，我在河边看了好一会儿。那些鸟儿，浑身雪白，跟河水的洁净浑然一体。在太阳初升的晨间，仿佛只有它们的美才能配上一条河的安详。河流瘦了很多，水变得又清又静。白鹭的到来，简直就是茫茫苍翠青山里的一抹红梅，让河流闪着动人的光，那是安静的光，抚慰人心的光啊。

鸟儿，也是安静的。族群中只有那么少数几只偶尔振翅，顽皮地像蝴蝶一样翻飞在河面，再小心翼翼地落下去。这像是在画面上随意找出的音符，悠悠的，低低的，没有意义，却又满是意味。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在中年时代的某个早晨才第一次被鹭的美丽打动，但这也不算晚。毕竟，人到中年，我还能在某个早晨感受到细微之物的光芒，这值得自我表扬。

鹭，带我回到从前的那片杉树林。树林常年翠绿的，把我的小学包围着。林中有小路，可以通往不远处的山边泉眼，通往田野，通往它们的方向。鹭鸟住在林中，一群一群的，它们筑巢，产卵，哺育幼鸟。大人不允许我们爬树抓鸟，说它们嘴尖，会伤害眼睛。但背地里，我们依旧顽皮，干了不少坏事。它们长大了，树木消了，小学也消失了。此时的我，在脑海中重拾那时光景。在夕阳西下，倦鸟归巢的黄昏，一群群鹭鸟盘旋在翠林的上方，有多美啊。只是，那时童稚的我们，无力赞叹，不懂欣赏。

走了很远的路，虚度了很久的时光。曾经错过的事物，会以另外的形式出现。此时，河流中的鸟群，仿佛是对童年的某种弥补。它们一直在记忆里飞翔，直到此时，才落下来，落在我忙碌奔波的生命里。

我特意去翻了翻《唐诗》，想看看这世间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在中年时代被鹭鸟深深震撼。我找到了，杜牧便是其一。当读到“一树梨花落后风”的句子，我深感惊讶。他见过的这场面，我也曾有过。那天，朋友领着我垂钓。那是群山里的一汪深湖，风吹过，密林沙沙响，远处的一群鹭鸟在山边翻飞，偶尔又齐调一致地停落在一棵树上，放眼望去，那是大朵的白花，在枝头绽放。秋冬将至，一棵树在水边，站得那么孤独，那么丰富，又那么令人感动。太阳，慢慢爬起来，鸟儿最后也飞走了，我目送它们，直到隐成小黑点，消失在远山外的远山。

那一树花，一直在心里盛开着。此时，我再次跟鹭鸟重逢，那些鸟儿也再次苏醒，仿佛一眨眼，它们就在风中摇摆。我是羞耻感极强的人，面对这些细微的闪着火光的事物，我害怕张扬出来，会被风吹灭，被周遭的清冷驱散。

于是，我总是隐秘地表达着自己对世界的热爱。

鹭是这个世界的微小部分，它们从遥远的地方飞来，最后也无处不知去向。只是，我心里一直充满无数的感激，谢谢它们赠予我在清晨的短暂宁静。人到中年，我渴望这些碎片的寂静感：它犹如一只温暖的手，把内心的褶皱抚平；它也像镇痛的药片，缓解掉积压如山的忧愁与不安。



散花坞 (2229)

雨后山色新
许艺农/作

油茶花开

□ 江红波

的土地，能安身立命，就努力生存。它们逐渐繁衍，沐浴着春风，笑看雨雪。在地里长得郁郁葱葱，茶叶浓密，几年下来，高大葱郁地站在茶园边上，守候一方的天空。开花、结果，阳光、雨露，成山野的风景。四五月里摘油茶，油茶树遮挡着阳光，村民有了遮阴的所在，这是以前没想到的。

深秋开花，漫山遍野一树一树的白。经历了一年四季，风餐露宿，到来年秋天才成熟。这与油茶秋天播种，春天开花、初夏收割，有着很大区别。油茶籽在树上的时间长，且是木本植物。

在讲究生活品质的时代，油茶的身价开始提升，是餐桌上的新宠。

白色贡菊或是金丝皇菊，还是花骨朵儿，星星点点的，绽放采摘要等上半个月；山芋在泥土里酝酿熟着，是淀粉个月；还是糖分，能获得人们喜欢。油茶看着它们在自己脚下，想着这样

那样的心事，心里一乐，咧开了嘴巴，黑色的茶籽露了出来，告诉村民成熟的消息。

过了霜降，摘油茶籽的日子就如期而来。山里的父母忙不过来了，一个电话过来，在小城上班的子女，也就趁着周末，匆匆赶回去帮忙。红色绿色的油茶籽，像一个个小桃子，在绿叶间醒目着。一手扶着枝丫，一手摘，三五个就一把，握不住了扔进身后的背袋里。绕着油茶树，上下张望，身手缩手，身后的袋子就有了分量，感觉到它们的实诚。

油茶树是乔木，长着长着，成了一棵大树。籽儿高高在地上看着，村民一点脾气没有，站在地上，怎么跳都够不着，只有攀到树上去。油茶树通人性，枝条极有韧性，脚尖蹭着树杈，承受不住的就软下来，但不会折断。顺着它的那份柔软，枝条拉过来，拉下来，油茶籽就盈盈握在手里。

父母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也常回家帮忙。背袋装满了，倒进大的化肥袋。一棵树一棵树地瞧过去，摘过去，大袋也就满了。油茶树在半山腰，绳子一捆，俯身弯腰背在身上，背到山脚下，扎上独轮车，“吱吱呀呀”地推到了家里。倒在门口的晒场上，或是屋顶的水泥平台上，油茶籽经过烈日暴晒几日，有的就自动裂开，滚了出来。一袋一袋地搬到堂屋，倒入竹匾，剥油茶籽。晒出裂缝的油茶籽，轻轻一掰，籽儿就出来了，黑黝黝的，油光可鉴。

三担螺狮四担壳，茶籽晒干了，一袋一袋地装起，而那大堆的外壳晒干了，就可以烧锅。这些油茶籽，平时不管不顾，就秋天忙忙碌碌，收购的小贩就来了，七八块钱一斤，村民也就有了丰盈的收入。当然了，油茶籽挑到邻村的油坊里，榨几斤茶油，味道也是不错的。

土地上的事情，忙碌了才有收获。这满山的油茶树，多少慰藉着苦苦的村民。它们的到来，让村民多了一份收益，生活多了一份祥和幸福。

白色的油茶花，就那样站着，绽放在山峦上。今年花开满山，明年又是硕果累累，想想就是快乐的事。抬头看看山景，油茶花笑脸相迎，那陡峭的路，也变得平坦起来。

北方小城

□ 汤礼睿

北方那座小城像一只船桨

在北方小城里 我开了一家小小的杂货铺

每日都静悄悄 你的光临

偶尔，也等待傍晚的风入怀 团状的云相聚

我多少想伸长手臂 去采摘那些云朵

好将柳编 装得满满当当 但是我从未摘下过云朵

就好像 我永远也等不到你

曾在黄昏里坐过 在逆着河流生长的方向

缓缓地有萤火在摇曳

与父亲同路的公车

常载着我们

看梯田下的村庄

春来 是长桥云雀跃起

秋离 是篱墙银杏落地

集市散场后

仍旧沾满露水

每个秘密属于陌生人

关心一生的情义

而你心底呀 装了幅残缺的拼图

在北方小城里 多么想活成一支船桨

牵起继续出下弦月

最终都重重地 重重地压在心底